

廣註
分類

繪圖聊齋誌異

第十冊
物異下





02/12/1
7434
19
610

分類
印齊志異
卷十
圖



綠衣女



八大王

陳丹祖



素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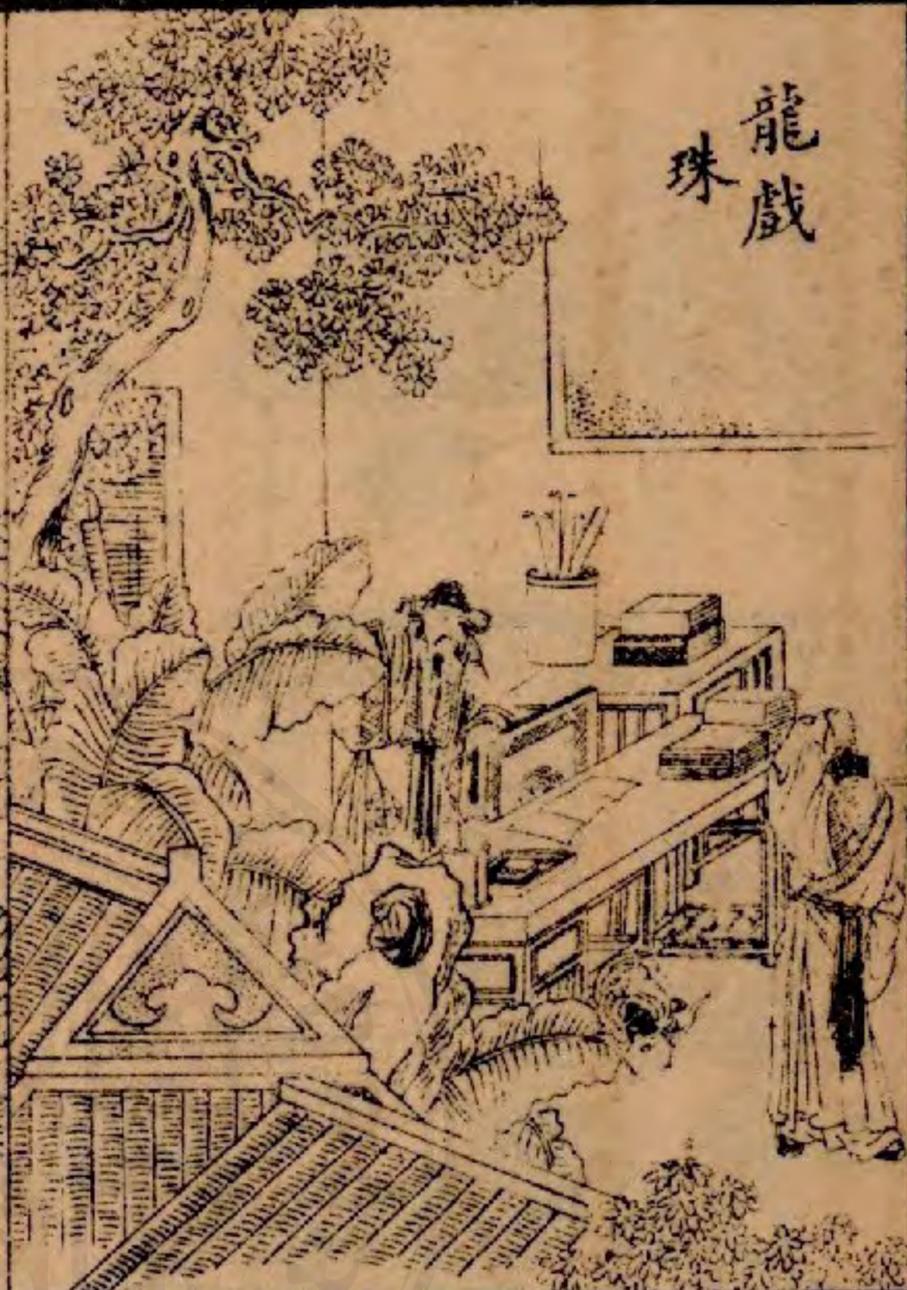


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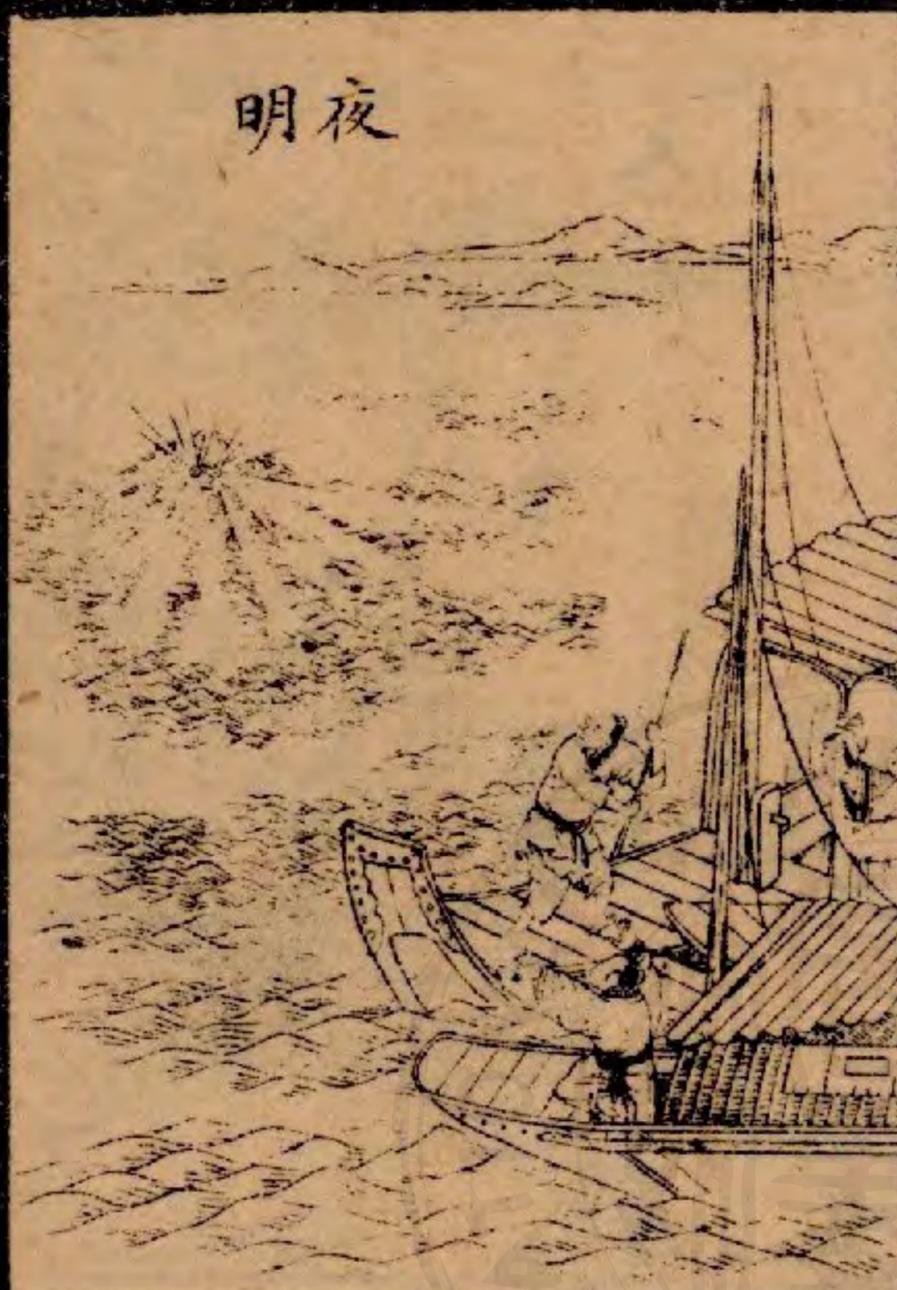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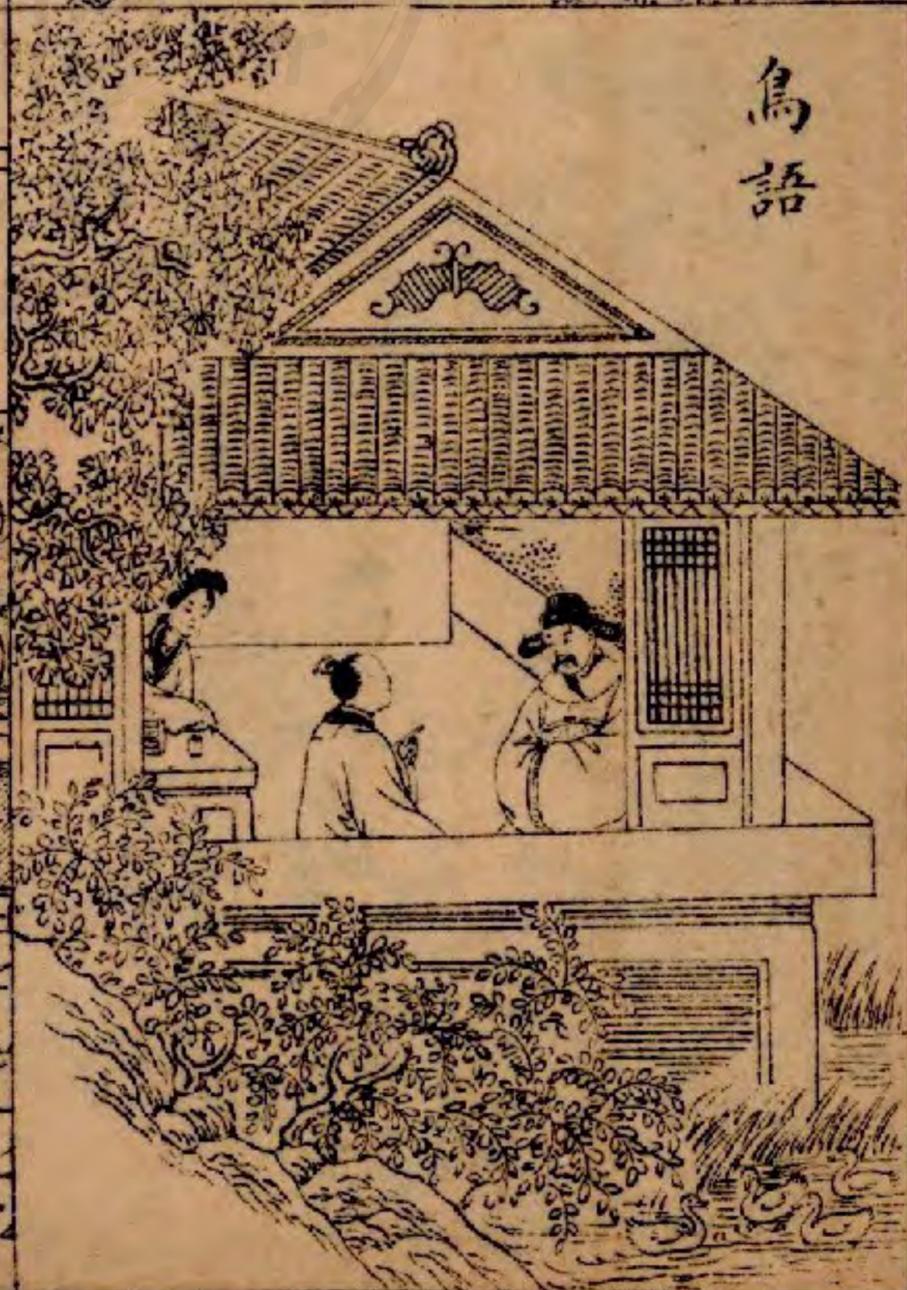
龍戲珠



明夜



鳥語



美人首



分類 廣註 聊齋誌異 卷十

物異 (二)

鴿異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鯨。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痲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痺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曠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中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鬪。每一撲必作勐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鷺。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

當初真可
共信
吾亦稱其
能

不許固求
亦似誠心
愛鴿者

恐其後愛
惜不臻至

真愛鴿者
乃如是乎

恰似肉食
人說話

作屏宛轉跳鳴。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聞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晴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跪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鷄。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韃鞋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為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遷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總評

葉公好龍。真龍獲秦。漢武好馬。天馬西來。張公子之好鴿。亦猶是也。然既得此寶鴿矣。即當愛之惜之。

不當輕以與人。而乃為勢利所動。以千金之重。為一鬻之供。何怪其所養白鶴飛鳴俱去哉。

註解

一蕭條寂靜也 二數武數步也 三觔斗宋子詩只麼虛空打觔斗 四望洋莊子秋水篇河伯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旋其面曰望洋向若而嘆曰今我睹子

之難窮也 五父執父所交遊者 六明珠暗投鄒陽從中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上無不掛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八大王

醉態如畫

知恩報恩
鼈亦可敬

見機而作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鼈者。負其債。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塔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甯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運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嚙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寘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懼。踉蹌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懼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偽醉求寢。八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

勸勉語

不知如何

寶物觀後

數行便分

曉

一生用之

不盡矣

真是寶鏡

可作鏡臺

之獻

以寶賈禍

者何遂見拒如此。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為令尹時。沉酒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到。八王起握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搗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裡。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痰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鼈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鼈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鈿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中。其磨之不能滅也。若改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寘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其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為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人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而至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藉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因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

妻亦九九
受害

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玉郎。費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總評 馮生之得鼈寶。報亦奇矣。既得藏鏡。又得尚主。一切如願。均受賜於出言無狀之醉人。然非一念好生。烏由致之哉。

註解
一 貴介 官宦之家
二 恒河 在西域無
三 唐突 言莽撞也
四 洸水 出北陽縣西
五 沈酒 言溺于酒
六 橫飛 宋子詩清秋雁鴝
七 如願 歐明為賞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吏來候云。清洪君感君有禮。特相請。明甚怖。如願。吏曰。無怖。若有所贈。君勿取也。但求如願耳。明既見。乃求如願。清洪君以婢與之。既歸。所求轉得。家致巨。
八 肅府 明史肅莊王。漢。九 崆峒 在涇州
十 中貴人 內臣貴幸者
十一 糟糠之妻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成儀德器。羣臣莫及。及帝召弘。謂曰。誰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曰。事不諧矣。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坐地。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

都是鳥類

化身

烏亦工於吟咏耶

為下文足缺一指張本

鸚鵡姿華想必過於秦吉了

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莫要勿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嚙咐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嘆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鵲睛熒熒。其貌猶醜。眾譁曰。妖至矣。倉猝闕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齧手斷指。即便嚼食。女即踏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闕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姆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已隱為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為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襜被他所。曉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華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未稟兄命為辭。女笑曰。駢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念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微面頰。不出一言。嫂笑曰。

比秦吉了
何如

鸚鵡本能
言之鳥今
化為人鳥
乎不善言

自認非人
殆欲羽化
矣

戲語成真

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伯甘璧人。馬置妾也。玉驚喜曰：甘璧人即是我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婦方狎宴，嫂苦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珏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怏怏。女微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讐，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覲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似戀戀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聞慮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珏大懼，挈

一擱而寇
不能入
大奇

非神也鸚
鵡也

是前之欲
為弟謀者

家避難山谷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眾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為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入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相徧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珏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伏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遍。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

非見道深者不能語

會於嫂所聞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王他往。王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者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王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為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羣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遶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王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總評

鸚鵡何知。第一戲語。而遂欲踐約耶。撮土禦寇。醜可變妍。術亦奇矣。至若秦吉了。受甘壁人之庇廕。為途遇寇。知恩報恩。尤為難得。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詳解

一表表野分與林泗州書。林見素。玉陽明皆一代之表表者。二拯命救命也。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指。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三狼疾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指。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四秋波媚眼若秋波。五玉

音好信六二三其德詩衛風士也不良二三其德。七桃達詩鄭風桃兮道。八宜男草名。孕婦佩之必生男。九秦吉了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毛

羽黑有兩耳。如人耳而紅。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拔貢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窺見一叟。偃偻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

燈火是蛇精所居

當是蛇窟

非他人是

恩主

此時安已

慾火騰矣

非不聞也

不堪聞也

以他語遮

羞

相思病

小許。叟扣荊扉。一嫗出。啟闕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即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曰。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之。安問婿家何里。答云。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呵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藟心。插紫姑木。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頰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媒灼。通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為。生長跼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棄要遮。狎接劇亟。女顫聲疾呼。叟惚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裊褥。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巖。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瞶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咯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

不想至此
竟至於此

抱是心久
矣

不知何處
有恩

父老本欲
報恩何疑
怪之有

歡會無幾
時何忍釋
手

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畧開眸。則花姑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泫泫涕墜。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於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袂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嚼之。不知所包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憐騰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坐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聾媪。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薙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媪歡逆。酒肴無佳品。雖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荅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

不過且行
且言而已

假花姑粧

得像

此非安樂

鄉章叟早

已明告矣

豈七日哭
遂能生耶

若非再生

花姑幾百

口莫辨

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叟亦出。且行且言。安驚屢還。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墻。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闕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局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矧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俛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過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昇歸。眾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噉而入。撫尸捺鼻。涕泗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眾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為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眾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即牀頭進之。頃刻能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此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麇。而放之。否曰。然。其有

與申包胥
哭秦庭一
律

是前之所
與僂僂者

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勿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痛。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燄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縑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瞥不復見。啟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總評 人生我者。我亦生之。禽獸無異於人也。安敬輿夙有放生之德。故花姑父子圖報。孝。孝不然。蛇精吞食。

視若路人。身敗道求。代業行損。七章豈肯出死力以救之哉。

註解 ①揮霍猶言慷慨 ②執紼送葬曰執紼 ③數武數步也 ④湫隘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⑤醜酒詩小雅醜酒有醜 ⑥紫姑劉楚

記望夕迎紫姑神以卜 ⑦入閨詩鄭風彼姝者 ⑧天庭額曰天庭 ⑨伉儷配耦也 ⑩絮絮謂言之多 ⑪奔波言波也 ⑫邂逅詩鄭風邂逅相遇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

寫蜂房雅切

先寫貴官次寫女官語有次第

笙歌音聲恰肖

不類是實話

好夢耐人尋味

屈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道守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實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叙。遂疎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踴感。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聞。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辰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忙乎若失。愧懼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然日盱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任。亦無敢相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莫舊夢可以復。

不通媒妁
賜婚王家

夢中說夢

帶圍腰指

度足夢中

好戲

大學士黑

翼命名確

切

所奏是真

夢實非夢

公主不嫌

茅廬

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上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宮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觀。能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為夢悞。故細志之。倘若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投生啟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為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門。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為。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坐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負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

公主變為蜂子事真可怪
蜂王遷都
可見黑翼之奏非妄

蜂亦贊其勤讀
非能咋噬蜂刺却有之

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三二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視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總評

實即二次入夢尚主之事。其真耶。其偽耶。如曰偽也。鄰翁舊圃。蛇據蜂窩。確有其事矣。如曰真也。藐爾虫假類託為王。一介微蜂。漫稱公主。不幾被他戲弄。而為人姍笑哉。

註解

- ① 褐衣 布衣
- ② 夙分 猶言夙緣
- ③ 躡之 履其足也
- ④ 日旰 日暮也
- ⑤ 坐息 坐聚也。息。氣息也。
- ⑥ 金屋 漢武帝幼時。長公主問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 ⑦ 號咷 先號咷而後笑。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

妙語如環

蜂有邪心
尚難蛛網
何況於人

此獅想是

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為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鈎輕點。倚牀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透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瞶。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亦稍憚。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佇望我。我踰牆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捕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由窗而去。自此遂絕。

總評 前路寫女子聲色形神。從蜂上體會入微。無語不真。無字不醒。無筆不妙。結末點明。以穿窗振翼了之。此謂神龍見首不見尾。

註解 ①蓮鈎 女所穿之履 ②心動 世說魏武言人欲危已已極心動 ③祿盡 左傳莊四年王祿盡矣

獅子

暹羅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鷄先

分類 卯 齊志 卷六

卷六

獅子

乙

物異 (二)

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總評 鷄之毛非易拔者也一吹而毛盡落口力何其大哉世有一毛不拔者吾願以獅口吹之

註解 ①暹邏（明史）暹邏本暹與暹斛二國在海南中暹土瘠不宜耕稼暹斛土平所稼多獲暹仰給焉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悅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愈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踈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託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聞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寒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盤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適嗽悞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枕流灸視婢則帛翦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

拾肖蠹魚面目

月白人白酒白色色皆白

帛翦小人婢又白耶可笑

既自知之
何復強為

一落孫山
逆赴黃泉
靈魚太不
耐事

欲悔反彰
咎由自致

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即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為抗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甯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躁，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荷。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默。時方對酌，公子尚強作噱，恂九失色。酒淺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靈魚徑尺，僵卧其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

好公子不
以女子易
功名
俗眼何知

妹子如此
事可知矣

書畫鼎彝
俱已售去
又欲售靈
魚耶

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甯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怕九不欲。既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奎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託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瑟琴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甯。來時。篋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奎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夜候於途。果有與

如此變幻
素秋幾為
紅秋

何不曰我
身任之
不知二妾
亦在典貨
中否
有家君在
何畏一俞
謹恭哉
前去二妾
今又白送
二姬

來啟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眾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眾大駭。人馬俱竄。妾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懇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嚮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命。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案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榜掠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又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慕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媪。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到。疑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

自簡擇者
必是快婿

與剪帛化
婢化韋馱
相映射

仙人居止
是烏可言

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傾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即囑媪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媪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鎰豈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亦不之知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鷄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

曰。速矣。速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蹤跡。

總評 兄妹二人。一則自謂福薄。一則自謂無福。想初念俱覺甚明。特乃妹知之而能安。兄則為轉念所誤。至於枉死。盡魚盡肉。誠可謂可憐虫矣。

注解 ①美如冠玉 史記陳平世家陳侯張嬰等說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②應門之童 東情夜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③治具 治。飲食。 ④吃吃 笑不。

⑤紫姑 別楚成時記。史又。迎紫姑神以下。 ⑥猶女 兄弟之。 ⑦下帷 董仲舒下帷年日不窺園。 ⑧中饋 婦人主中饋。 ⑨雲連 如雲。 ⑩賺 騙。 ⑪勾 勾。

⑫休致 致仕。 ⑬囹圄 牢獄。 ⑭倒屣 蔡邕倒屣以迎賓。 ⑮顛末 始終。 ⑯兵燹 兵亂。 ⑰雙衛 雙衛。 ⑱闕寇 李自成也。

龍戲珠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有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為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卧。細裁如箸。蛛爪蹙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魃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為人廉正。愛民。樞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總評 蛛出竊食。為雷所震宜也。以廉正愛民之良吏。亦受池魚之害。究哉。

注解 ①狼籍 不齊也。 ②譙責 責讓也。 ③斂錢 聚錢也。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二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雨。

公真龍與為懷
無事安福

此時舟中
人不知魂
在何處

仙人每不
肯自認

治國容易
治家難
鳥為會計
其貪賈可
知

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閭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為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總評 是何怪物。光能代日。使常出水面。令人不知昏曉矣。

註解 ①三吏也。夜半。②晦。黑暗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鷓鴣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眾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兒。花雀鳴樹上。眾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學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為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撰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珠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眾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總評 信口而談所言皆中。非烏有先知也。不過仙人借烏語以警世人耳。而貪婪者卒執迷不悟。悲夫。

註解 ①學生也。②署中。言署也。③愕然。驚也。④墨。貪污不潔。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眾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眾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馬。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總評 首從何來。何無以人命以起訴耶。諸商犯此案。淹繫半年。可謂事荒唐而人不荒唐。

註解 ①鳳髻。髮如鳳形也。②決之。殺之也。③首馬。報官也。④鞫。審問也。

紅毛氈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眾不許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總評 夷人鬼域為心。狼豺成性。地僅一氈。而人容數百。有邊防之責者。慎無為所愚。

註解 ①貿易。買賣也。②無幾。幾上聲。不多也。③畝。約六十方丈。

海公子

海禁大開。為禍中國。非一日矣。

必非潔白。美人。

獵獸猶可
獵色則不
可

可謂含毫
酒

今有姦人
妻女者往
往被人割
耳此獨刺
鼻

半渡可擊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憚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覩。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裏推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總評 有奇遇者。必有奇禍。張生之得免於蛇毒者。幸矣。獨是花中美人。言詞溫婉。豈狐能媚人。蛇亦能媚人耶。

註解 ①憚 足意也 ②糾纏 縈繞也 ③窪 水也 ④眩 迷也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蛇

三駕不能
與楚爭

涎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歛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

總評

推殘異類。保我同胞。狡哉此鼠。不惟義過人。智亦過人。

註解

①果腹飽腹也 ②便捷輕便而速也 ③張歷友名篤慶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櫺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鬲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俱爛。皮內皆清水。

總評

院內老嫗。豈犯水腫病而死耶。何水之多也。然一主兩婢。俱為所噴而死。水亦太毒矣。

註解

①宋玉叔先生名琮。號荔裳。順治丁亥進士官四川按察使 ②東曦紅日 ③撬扉撞門也

蛇人

生涯在此
何得不悵
恨

藐爾微虫
亦知禮讓

以神龍祝
之蛇人可
謂有情

東郡某家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曰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啟筍。二青亦泐。蛇人悵悵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壁。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焉。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筍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銜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筍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筍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筍。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筍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筍。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筍。小青逕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筍卧。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圓如盆。輒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

人大怖而奔。蛇遂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遶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怠。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筭。蛇人悟其意。開筭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為之中分。蛇人佇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總評 蛇知戀主。蛇其有人心耶。告以正言。受命如響。雖曰蛇人多情。而蛇之不負所教。從可想矣。
註解 ①靈馴 靈動 馴善 ②快快 不得 得意 ③憲罕 聲不 安也 ④怖 畏懼也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一為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蕪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團艾出之。為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

長於醫術 虎亦聞名 虎知孝親

以鹿肘作謝金虎亦多情

人救我死我亦救人死

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輔褻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媪問所患媪初醒自捫則瘤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鬻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媪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媪曰余即石室中治瘤之病媪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媪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嫗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媪亦以海碗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何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潛蹤而遁始悟二虎即二班也

總評 吾聞有人而虎者矣未聞有虎而人者也觀二班所為能求醫能酬醫是虎其名而人其實矣彼人而虎者能不愧死

註解 ①山斗仰之如泰山北斗 ②呻吟呼痛聲 ③壯醫家用艾灸一灼謂之壯 ④輔褻輕褻 ⑤巾幗婦人

募緣

周倉何人
其亦借助
於青蛙耶

吝嗇之人
每於此處
偏不吝嗇

討法亦奇

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適眾。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眾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必強。未捐者量力自註。眾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許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塞門。僅容其身。履步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卧。以闔承領。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齎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一縮。忽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墻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懼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竈啜蠅。糜爛金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門。狼狽數步。復反身卧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

欠他不得
何不早繳

嚴中有恩

行數步外身暴縮雜眾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眾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負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為眾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櫥妻問之亦不答盡捲囊蓄而出告眾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囊與眾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眾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尅之報云

總評 守錢虜一毛不拔固矣即身當其事者又往往假公為以私此事之所以多敗也得老蛙以司募政

善舉不憂不集矣

註解 ① 嗔也 ② 次且 欲進不進貌 ③ 許 攻其私 ④ 狼狽 晉王敦狼狽無上注 狽 狽也 ⑤ 侵漁 侵食也 ⑥ 質衣 當衣也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要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愧怍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為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

此書生頗得志否

衣巾尚在
奸夫不知

何處去矣

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梳架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背。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總評幻由人生。人必自有邪念。而後邪復乘間而入。某氏自以婿不如人。是自有邪念。意矣。彼不蠢不陋之泥書生。能不應感而來乎。

註解 (一) 春融陋愚蠢 (二) 鬱鬱憂鬱 (三) 梳架掛衣處

蹇償債

原不望報

李公著明。慨慷好施。鄉人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負。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餓殍。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菜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實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員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有所為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眾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為某耶。越數月。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衛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贖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斃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剖。

前身是人
宜有知識

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總評 負債於身前者。必償債於身後。一區區豆貨耳。且為駒以報之。然則人可負欠人財哉。

註解 (一) 冥冥 (詩衛風) (二) 餓死 (餓死之人) (三) 忻然 (悅樂) (四) 痊 (病愈)

驅怪

一介微命
凡為學道
所誤

悶葫蘆不
知何藥

學勒勒者
何膽怯乃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勒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盃酒。言辭炯燦。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內構造頗佳。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覆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託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至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襪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烏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索索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蠕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梁羣峯。目炯雙炬。及凡伏。齧器中。賸有舌一。過連數

馬廐中有捉怪先生耶一笑

器輒浮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幕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高不可得出緣墻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索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違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索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團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總評 人因畏怪怪亦畏人徐公之驅怪非有異術也不過翻被狂喊而已而其怪遂自此絕然則勅勒之術

何須學哉

註解

①鼎革禹鑄九鼎為三代傳國寶故王者易姓曰鼎革 ②索索明太祖聞危素履聲索問之曰我素履聲索問之曰我素履聲索問之曰我素履聲 ③蠟俗名

古瓶

邑北村中井酒村人某甲乙絕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索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莫得含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欸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眾香楮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而

一人含金累及他人冤魂之報

物從其所好

肉內有字非以懲賊檜是以警世人

小鳥偏有好策在身

口雖順承

兩至潤退而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粘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總評

自漢至今為時已久非但銅器磁瓶為可寶貴也即一磚一瓦之留遺亦為世人所珍惜况其可驗陰

晴志朔望耶

註解

- ①井涸 井無水也
- ②鬻 死骨也
- ③新莽 王莽弑平帝僭位十八年國號新
- ④合斂 是口
- ⑤袁孝廉 名藩 留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燔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總評

賊檜之罪上通於天即千百世為豕尚不能滿其限特至此時尚七世耳

註解

- ①馮中堂 名溥字孔博臨朐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敏
- ②秦檜 子會之江甯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使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如岳飛者皆讒殺之

鵠鵠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人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烏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貨也其人云我安忍烏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聚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

居心莫測

去亦從容

愚 虎為人所

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昇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龍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秦中者。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先生記。

總評 人工局詐。世途危險。已不堪問。况鳥又復為人局詐。其危險不更甚耶。雖然。鳥能戀主。不可謂非多情者。

註解 ①八哥（本草）唯鴉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俗謂之八哥。②資斧路費也。③喋喋多言也。④畢載積見祝翁注。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總評 虎乃獸中之王。以常情而論。虎幾無與敵。乃為一黑獸所制。延頸俟死。莫敢誰何。乃知獸之猛。尤有猛於虎者。

註解 ①李太公敬一見夢別注。②山巔山頂也。③瘞埋也。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衿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卧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脩偉。自

秀才來謁
救此一方
民
官為民屈

鳴吠有因

金則猶是
也而犬已
物故矣

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褊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焚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瞥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總評

一念憂民。魂來示夢。沂之不受蝗害。沂令之功也。然柳秀才饒舌。即身受其殃。柳亦大造於沂矣。

註解

①修偉大也。②道左。道周也。③饒舌。多言也。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驛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驛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驛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為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金亡其半。泫泫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甯甯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濕如洗。捉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犬塚云。

總評

遺金死守。犬之義夫人而知之。所難者左右追隨。先事而能預防其失耳。由是言之。非第其義不可及。

其智尤不可及

註解 ① 闕說 言說如闕 ② 私便也 ③ 塚 墳塚也

黎氏

能達之人
必至殃及
子女

可野合者
必非賢婦

繼母一至
啼哭自免

引狼入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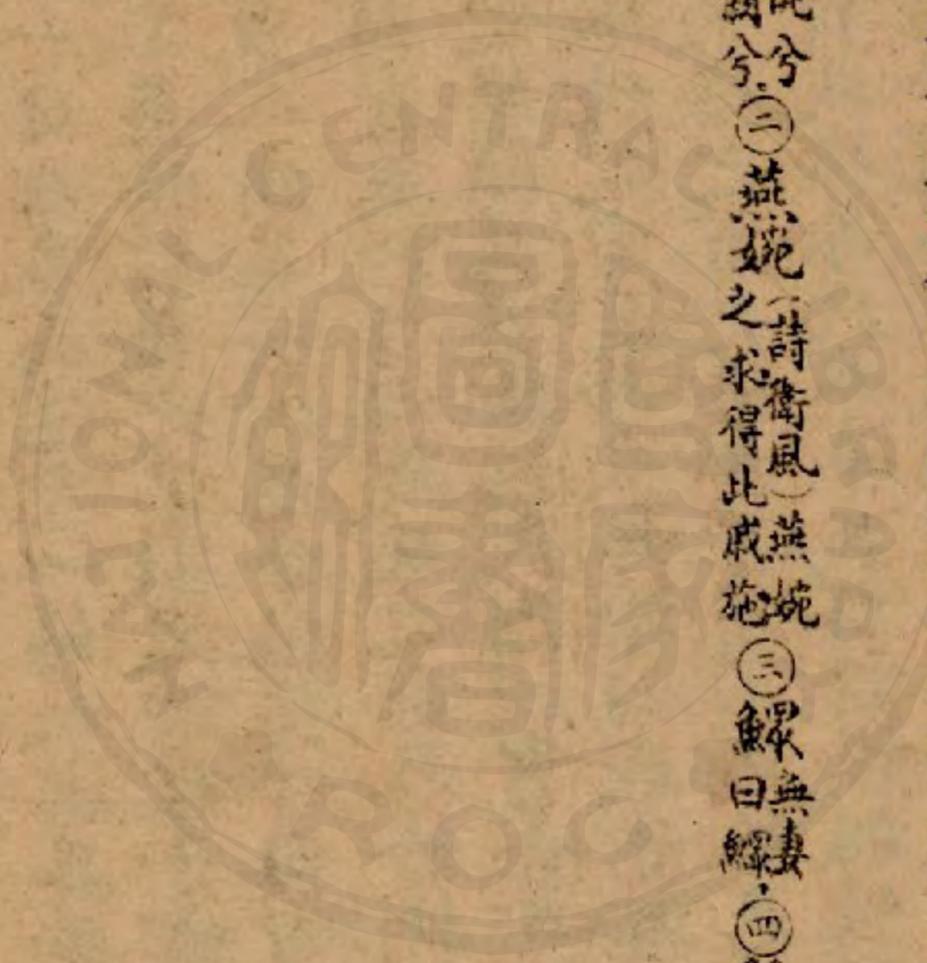
龍門謝中條者。能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營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牽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寔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誚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憂惶。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

問猶能啼
哭否

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而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二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總評 繼娶之婦。虐待前妻子女。暴戾如狼。吾以為譬喻之言耳。不謂真有狼來作婦耶。讀罷令人吐舌目呆。而汗不能下。

註解 ① 佻達 (詩衛風) 佻兮達兮 在城闕兮 ② 燕婉 (詩衛風)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③ 鯀 無妻 曰鯀 ④ 殷 紅黑色 讀如班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七版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泰安 濟南 太原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州 蕪湖 嘉興 寧波 梧州
綏遠 宜昌 安慶 嘉興 寧波 梧州

編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類 廣註 聊齋誌異 (全十冊)

定價洋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通俗小說社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通 俗 演 義 小 說 名 著

繪圖 三國志 全書八冊 價洋六角
 繪圖 東周列國志 全書八冊 價洋一元
 繪圖 岳傳 全書六冊 價洋六角
 繪圖 水滸傳 全書八冊 價洋一元
 繪圖 西遊記 全書八冊 價洋六角
 繪圖 封神傳 全書八冊 價洋六角
 繪圖 紅樓夢 全書十冊 一元二角
 繪圖 聊齋志異 全書十冊 一元二角
 繪圖 再生緣 全書八冊 價洋一元
 繪圖 天雨花 全書八冊 價洋一元

繪圖 鏡花緣 全書六冊 價洋六角
 繪圖 花月痕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繪圖 儒林外史 印刷中
 繪圖 西廂記 印刷中
 繪圖 今古奇觀 印刷中
 繪圖 兒女英雄傳 印刷中
 繪圖 施公案全集 印刷中
 繪圖 彭公案全集 印刷中
 繪圖 包公案全集 印刷中
 繪圖 濟公傳全集 印刷中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9



857.27

7434

17

v. 10

舊